

<<川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川藏>>

13位ISBN编号：9787561762417

10位ISBN编号：7561762410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阿来 著

页数：14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川藏>>

内容概要

《川藏》作者在故事发生的地方写这篇东西，就在寺院的客房中间。四周静寂无声。抬眼就可以看见大殿的屋脊上站着永不疲倦的铜鹿，它们站在那里守护法轮。在我和这些闪闪发光的東西之间，是一片开满黄色小花的草地。

## 作者简介

阿来，当代中年作家，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

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目前已经辞职，全心创作新书《格桑王》。

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

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

《尘埃落定》，198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于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

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

著名军旅作家柳建伟更是肯定地说：阿来会以本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09年3月阿来当选为四川省作协主席 从1994年《尘埃落定》写出至1998年出版其间，阿来由阿坝州一家杂志转辗到四川成都《科幻世界》由编辑到总编辑社长，《科幻世界》在阿来手里由一本杂志变为五六种，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

数百万读者期待读到阿来新作。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圣地川藏神迹群蜂飞舞银环蛇鱼铁血宝刀狩猎柔情槐花野画眉环山的雪光第二篇 边地原乡空山天火·之一天火·之二温水遥远的温泉·之一遥远的温泉·之二遥远的温泉·之三野人野人·之一野人·之二第三篇 光阴之外浮云苍老老房子外公灵魂之舞尘埃飞扬红狐旧年的血迹少年游阿古顿巴月光里的银匠欢乐行程格拉长大

## 章节摘录

第一篇 圣地川藏 神迹 他感到庄严大殿厚重的墙壁消失，身上的衣裳也水一样流走。现在，他是置身于洁净的飞雪中了！

沁凉芬芳的雪花落在身前身后、身里身外。

群蜂飞舞 格西站在大殿门外，看着阳光在花间闪烁，一些色彩艳丽的野蜜蜂停在花上扇动透明的翅膀。

这时，活佛和桑木旦先生并肩从空洞的大殿中走了出来。

他听见活佛边走边吩咐随从，叫他取个收音机来。

他说：“桑木旦先生的金表不知道尘世上是北京时间几点。

” 随侍的小喇嘛小跑着去了。

活佛、桑木旦先生和拉然巴格西就顶着阳光，望着天上变幻不定的云朵。

小喇嘛又小跑着来了，学着播音员庄重的声音说：“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六点整。

” 弄得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桑木旦先生对表时，活佛伸手在快要触及他肩膀的地方做了个拍肩的姿势，就转身走进了大殿。不远处的柏树林下，几个喇嘛在呜呜哇哇练习唢呐。

格西这才明白，桑木旦先生要离开了。

因为桑木旦先生提上了包，说：“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 桑木旦先生还对格西说：“我去过你的家乡，那里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夏天里也是到处都有蜜蜂在歌唱。

” 说话时，他们已经相随着到了寺院的围墙外边，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

桑木旦先生叫了一声：“啊！

哈！

” 转眼之间，他就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扑进了溪流中间。

这个学问精深的人在清浅的水中扑腾。

他噗噜噜喷水，像快乐的马驹打着响鼻。

他把头整个钻进水中，结实的脊梁拱出水面，像一条大鱼。

最后，他猛地站了起来，嗬嗬欢叫着摆动头颅，满头水珠进散成一片银色水雾。

这一瞬间，世间的一切都停顿下来。

虽然鸟依然在叫着，轻风依然从此岸到彼岸，但整个世界确实在这里骤然停顿了一下。

拉然巴格西看到罩在桑木旦先生头上的水雾，被下午西斜的阳光透耀，幻化出一轮小小的彩虹。

天哪！

佛光！

格西两膝一软，差点就要对在水中嬉游的人跪下了。

彩虹也就在这个时刻消失了。

时光又往前流动。

桑木旦先生坦然踏上岸边草地。

他站在那里蹦跳着，等太阳把身体晒干。

高处，四面八方都是中止了功课出来围观的喇嘛活佛。

风吹动他们宽大庄重的紫红衣衫，噼噼啪啪的声音像是有无数面旗帜在招展。

写到这里，一团阴影遮住了明亮的光线。

是格西来我这里做客了。

我们一起用了乳酪和茶。

之后，我把写好的故事念给他听。

他说：“嗬嗬，是这么个味道。

看来，你要写马了。

” 人们都不注意时，两匹马越过了低矮的山口。

## &lt;&lt;川藏&gt;&gt;

一匹骑着人，一匹马的空背像缎子样闪闪发光。

没人看见两匹红马渐渐过来。

都看着桑木旦先生一件件穿好另一个世界里的时髦装束，戴上金表，贴在耳朵上听听，转身，两匹马已经来到了狭窄的溪流的对岸。

桑木旦先生对马背上的人扬扬手，说：“很准时啊，你！”

“来人在马上躬一躬身子说：“请上马，我们要十点才能到接你的汽车那里。”

“好啊，我们要在月光下经过湖岸了。”

“桑木旦先生骑着红马头也不回，走了。”

风使绕着院墙的一排排镀铜的经轮隆隆旋转起来，一时间，四处金光灿烂。

格西从这一片金光中往回走。

经过大殿门口时，看见穿着杏黄衬衫的活佛站在石阶上瞩望。

格西不禁想到赋予他威仪的是名号而不是学问，格西伸出双手：“这是他奉还的念珠与袈裟。”

“桑木旦他真的走了？”

“格西不回答。”

格西的目光越过活佛的头顶，目光落在妙音仙女的琵琶上。

这个仙女是佛教世界中的诗歌女神。

格西仰望着女神，突然想写一首关于彩虹或者佛光的诗歌。

一念及此，便只听得铮铮然一声响亮。

是妙音仙女在空中拨动了手中的琵琶。

只是一声，却余音绵长、轻盈、透亮，犹如醍醐灌顶，犹如是从采蜜花间的蜜蜂翅膀上产生的一样。

之后好久，这一声响亮还在格西耳边回荡。

秋天未到，就传来桑木旦先生在首都获得博士学位的消息。

传来的消息肯定有些走样。

说是桑木旦先生答辩时一个问题也不回答那些哲学教授。

桑木旦先生在传说中显得很有机锋，他说：“问题也好回答也不好回答。”

不信，就让我站着的问坐着的一点。”

但是，桑木旦先生已经写成了一本有关宗教哲学中诡辩论方法的书，填补了一个学术空白领域而获得博士学位。

现今有一种比附，把寺院中显教密教学院比作大学，把格西比作博士。

格西想，自己也是个博士，但却是皓首穷经才取得的啊。

于是赞叹：“是根器很好的人哪！”

活佛说：“扎西班牙典。”

扎西班牙典是一个人的名字，同时也是这个寺院护法神祇的名字。

藏传佛教的一些书中说：凡是以雪山为栅栏有青稞和牦牛的地域都是自己流布的地域。

佛教在这个地域流传过程中不断增添着神祇比如在传布过程中把许多妖魔鬼怪收服为护法。

扎西班牙典三百年前是一个格西，也就是一个博士。

他因为学问太多疑问太多，走上旁门左道，死后不能即身成佛，而成为邪魔，被当时功力深厚的活佛收摄而专门保护经典。

活佛问：“那天，桑木旦先生说了些什么？”

“哪天？”

“他走的那天。”

“他问我家乡是不是比这里更美，在这个季节。”

“你看是这样的吗？”

“我想花开得早，蜜蜂也更多一些。”

“啍啍！”

这个本寺有史以来的十七世活佛，说：啍啍！

就是不太满意的意思了。

## &lt;&lt;川藏&gt;&gt;

格西决定不对活佛说彩虹或佛光的事情了。

现在，他决定永远不说了。

之后，日子就平静下来。

活佛也开始潜心向学。

没有桑木旦先生在，活佛也就显出了相当的领悟能力。

人也一天天重新变得亲切起来了。

草原上的美好季节飞快消逝，落花变成飞雪。

白雪在一片金黄的原野上降落，一点也没有萧索的味道。

寺院和桑木旦先生居住的城市并没有书信往返。

但人们总能得到他的消息。

知道他正在学习一种可以给世界上所有文字注音的奇妙语言。

还说他正在写一本内明方面的书，兼及喇嘛们的修持术。

而这正是格西所专擅的啊。

那本正在远方案头写作的书成了格西冥想的障碍。

他想：自己也该写一本这样的书了。

但是，众多的弟子环绕身旁，连活佛眼中也闪烁着因为有所领悟而更加如饥似渴的光芒。

格西就只好指导他们诵读经典。

花正落着飞雪就降临，所以，下雪天里四处还暗游着浅淡的花香。

在弟子们的诵经声中，有了一种更加轻盈的声音在飞旋，在比弟子们声音更高的地方。

弟子们也都抬起头来，从空中捕捉这美妙声音的来源。

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壁画上的妙音仙女。

只有格西看到了是一只野蜜蜂在低垂的布幔间飞翔。

本来，大家都是熟悉这种声音的。

这种色彩的蜂就只在草原上生长，蜂巢筑在草棵下的土洞里。

眼下这只蜂未能在落雪前及时归巢，却飞到这里歌唱来了。

格西不禁由衷赞道：“好啊！”

”弟子们也心口如一，齐声赞道：“好啊！”

”不说妙哉妙哉而说的好啊是多么出乎本心！”

射进窗口的阳光从高处投射下来，照亮了一张张脸。

光芒背后，是雪花自天而降。

格西更深稳地坐在黄缎铺成的法座上，闭上了双眼。

他并不奇怪自己看到那个头顶彩虹的人，但那个人迅速隐身。

格西于是又看到一个人——可能就是自己在花间行走，双手沾满了蜂蜜的味道，赤脚上沾满花香。

群蜂飞舞！

格西只听轰然一声，天眼就已打开！

他感到庄严大殿厚重的墙壁消失，身上的衣裳也水一样流走。

现在，他是置身于洁净的飞雪中了！

沁凉芬芳的雪花落在身前身后、身里身外。

而群蜂飞舞、吟唱的声音幻化成莲座，托着他轻轻上升起来。

银环蛇 我们已经开始忘记冰川了。

这时谁也没有想到蛇。

想到那种阴冷的、鳞片雨打树叶一样沙沙作响的蛇。

单身女人打开旅游指南，指着一幅彩色照片说：“怎么没有看见这种杉树。

”从照片上看，那是和紫杉没有多大差别的一种杉树，学名麦吊杉。

是地球纪年的某一古老的地质年代残存下来的子遗植物。

这是该旅游区除冰川、温泉外的又一自然景观。

我们已经处于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度。

## &lt;&lt;川藏&gt;&gt;

壮观的冰川叫我们忘记了这种杉树。

我们是不再愿意为一睹其风采而回到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度。

这是个小小的遗憾。

我们在云杉下躲避阵雨。

没有谁能断定这是短暂的阵雨，同时却又都相信这是一场转瞬即逝、给我们明亮灿烂的冰川之行留下二点幽深而潮湿记忆的阵雨，于是话题也转到一些和这种阴湿有关的东西：某种心境，某些流派作品中的中央部分……话题跳跃，展开，中止，又一次跳跃。

我们还谈到某类苔藓，一些蘑菇，甚至是远在异国的种类繁多的蜥蜴。

只是依然连想也没有想到蛇。

雨停了。

重新上路时，我们的兴致又高涨起来。

雨水的浸润使小路更加柔软。

我们喜欢这样的道路。

道路引着我们缓缓以一种高度下降到另一种高度。

森林似乎变得稀疏了一些，前途又变得明朗一些了。

我们心情愉快，就要遇到蛇了，却没有一点预感。

路旁一株鹅掌楸出现了。

这是植物带变化的标志。

这第一株鹅掌楸被斫去了一大片树皮，露出象牙色的木质，上书红漆大字：距二号温泉营地km

就在这里，道路离开平缓的泥土肥厚的山脊，绕着之字形向深邃的雾气蒸腾的峡谷急转直下。

路上布满石头，植被也因为桦树与杉树渐渐稀少而显得杂乱无章，灌木丛中杂草丰茂。

好在太阳出现了，带着一片淡淡的金色。

然后，我们嗅到了温泉上浓烈的硫磺味道，接着，从绿树的缝隙中望见宿营地木屋那些富于异国情调的尖顶。

我们叹口气，然后不约而同坐下来在这一天最后的阳光下休憩，并把旅行袋打开，把最后一点干粮、饮料拿出来分享。

从二号营地到一号营地的行程就是在温顺而矮小的山地马背上了，坐在这里，身上感到阳光淡淡的暖意，听到在营地里等候我们的马匹咳嗽的嘶鸣声。

于是谈动物。

关于马。

话题跳跃一下，就说到了蛇。

是江边人先说的。

他在云南当过兵，种过橡胶，因此见过许多名目繁多的蛇。

当然还有他家乡水边水性很好的一种蛇。

他既熟知水边的情形，在山里表现也不差。

山里人有点自己被比下去了的感觉。

江边人说：这种雨后初霁的时分，蛇就要出洞了。

他把蛇攻击人和人被蛇紧紧缠绕的情景描绘得相当细致。

妻子一脸娇柔胆怯的样子，一双手蛇一样缠绕住丈夫的腰肢。

而坚强的，或许把坚强表现得有点过分的单身女人还是忍不住频频回头，在风摇动草丛发出类似于某种冷血动物伏地蜿蜒的声音的时候。

这时，她又发现了一母新的叶子，一种酸枣类灌木的叶子。

单身女人已经在她的日记本中夹进无数的叶子了。

她站起身来，在路边徜徉，终于还是缺乏踏进草丛的勇气。

因为谈到了蛇，草丛里就暗伏危险了。

山里人站起来，他不相信这里有蛇，却做出不怕蛇也不怕别的任何东西的样子，踏进草丛，采下那片形状和枫叶有点类似带点毛刺的叶子献给了坚强的女士。



## &lt;&lt;川藏&gt;&gt;

这时，蛇出现了。

蛇就从山里人跨出草丛的地方尾随而出。

它的三角形的翠绿的头抬起来，搭到一枝横斜的牛蒡上。

这时，仿佛有一台空调机开动了，我们都感到了飕飕作响的冷气。

大家惊呼蛇的时候，山里人明知是蛇，但脸上依然保持着给女士献上叶子时的勇敢庄重的样子，淡淡地说：“那是蜂鸟。

” 丈夫把妻子挡在身后：“屁！

热带才有蜂鸟。

” 蛇就在那里，它把头从草棵上挪下，慢慢爬到路的中央，就停了下来。

它的身子也是翠绿色的，上面有一道道银环，像一条丢弃的绕着银丝的绿色绸带，年轻女人们用来束发的那种绸带。

三个男人捡起了石头，向蛇砸去。

开初那些石头都砸偏了。

石头堆积在蛇的四周，足够给它砌一座很像样的坟墓了。

蛇从石头中间昂起头来，口中滋滋有声，还吐出两条长长的信子。

两个互相不太欣赏的女人紧靠在一起了，夕阳把她俩亲密依偎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三个男人手握石头，一点点缩短着和蛇的距离。

石头落在了蛇身上，这下，它打算逃跑了，它害怕人了，可惜被打中的那一段和石头一起陷进了地里。

又一块石头落在它头上，它扭动一下还可以扭动的那段身子，死了。

江边人说这种蛇剧毒，被它咬了，人迈不出十步。

大家都擦了一把头上的汗水。

丈夫说：“吓一吓后面的人。

” 山里人说：“特别是女人。

” 于是，那条尺多长的死蛇给挂在路边的树枝上，挂在人不至于碰到但和眼睛平行的那种位置上。

让后面的女人也失声尖叫，让后面的男子汉们背上出点冷汗吧。

这样可以使人兴奋，驱除疲劳。

做这件缺德事时，三个男人惬意地享受着两位女士亲昵的咒骂。

重新上路时，单身女人讲了一个关于蛇的故事。

故事是从《奥秘》画报上看来的：一个阿拉伯贝都因牧人在沙漠里打死了一条蛇，当夜，皓月当空的时候，大群蛇前来报复，前赴后继攻击牧人的羊群和帐篷，到月落时分，羊群死绝，临死的牧人看到蛇组成一条黑色的溪流，波动起伏。

“这种习性是它们从人类身上学来的。

” 有人用客观的腔调说。

“我们也会受到同样报复吗？”

” “那就有许多游客，那些没打蛇的人也陪着我们牺牲了。

” “不准说了！”

” 妻子捂紧耳朵尖声叫道。

我们也立即止住了渲染恐怖的话题，转用打死一条其实并未向人主动攻击的蛇是否符合人道主义，是否有违绅士风度，是否违反动物保护法来自我调侃，来掩饰刚才的失态。

第二条蛇出现了。

山里人先发现了这条蛇，一股冷气飕飕地爬上脊梁：“蛇！”

蛇……”大家立即止住脚步。

走在最后的单身女人没有看到蛇，她以戏谑的口气问：“复仇的蛇吗？”

” 那条蛇从路坎上下来，身子带下来一些疏松的石头和泥沙。

这是一条颜色与银环以及头部的形状都和刚刚打死那条一模一样的家伙，只是更粗更长，它从从容容

地从路坎上下来，来到大路中央，然后举起了脑袋，两腮不断地鼓动。我们还看到了它细小而凶气逼人的眼睛，看来，它是准备向我们攻击了。

“糟了，那条蛇的妈妈！”

大家嘴里都发出了惊恐而又凶恶的喊声。

三个男人扑了上去，用石头、木棍疯狂地击打，等我们住下手来，蛇已经不复蛇的形状而变成一团肉酱了。

我们周身像是和老虎狮子搏斗了一番似的大汗淋漓。

<<川藏>>

编辑推荐

川藏，一条神秘的道路，通向一个神秘的地方。  
在圣地川藏有群蜂飞舞的神迹，有狩猎铁血，有槐花的柔情；在边地原乡，有空山，有遥远的温泉，有野人；在光阴之外，有老房子的浮云苍老，有红狐的尘埃飞扬，有少年游……一切的一切都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快让我们跟随《川藏》走入川藏吧！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